

心香一瓣

少年时,我曾有过给牛筑墓的冲动。我对耕牛有种莫名的情感,是感恩,是敬畏,还是因为它们一辈子兢兢业业,而我们却没给它们任何回报的歉意?

我弟弟七岁始,就给生产队放牛,大他两岁的我,却一直在上学。那一年我们家已经不养猪了,老猪圈就成了这头黄牛的蜗居。如果不干活,那黄牛就安静地待在猪圈里,从来不像猪那样饿了、烦了,木栅栏都被它啃得狼藉不堪,尤其是那吼声,半个村子的墙壁都要被震裂了。

弟弟每天凌晨牵牛出栏,带它去吃沾露的青草。这是牛的最高,也是唯一的待遇了。太阳升起来了,牛也吃得差不多了,就被拉去耕田。它拖着沉重的犁耙,在水田里深一脚浅一脚的奋力跋涉。

在我的记忆里,大半天下来,黄牛是得不到片刻休息的。有时候它走着走着,突然陷入了泥沼里走不动了,农民手中的鞭子毫不留情地呼啸而下,于是它拼力一挺身子,从泥潭里挣扎了出来,继续前进。直到收工,我弟弟从驾犁的农民手里接过牛绳,牵着它去河里洗洗,在河岸上寻些野草,填充它那早已饿瘪的肚子。

人格

宁白

她是新来的保洁阿姨。第一次见到她,是一个背影。灰色工作服,弓背低头,在垃圾箱前,扯开一个个绿色垃圾袋。看我去扔垃圾,转过脸告诉我:你们垃圾分类不清,我要重新分过的。一段时间后,发现门外十几平方米的电梯等候区,变得干净了,地砖有了亮光。妻子说,我看到她7点多就在拖地,她几点上班?

那天早上8点多,在单元大堂,看她擦完玻璃大门后,随即拿起拖把,还哼起了小调。便上前搭话:你一天这么多活,每天都能干完?

我5点多就开始做了,一直到下午4点下班,否则来不及。说着,打开手机,让我看垃圾箱旁堆起的一地垃圾。这些垃圾分类好类,就要花一个多小时。这样做十几小时,一个月多少工钱?2500元。真辛苦你了!她突然认真地说,不辛苦,这是人格。我有点出乎意料。50多岁的农村妇女,说出“人格”两字,让我生出敬意。你知道“人格”两字是啥意思?我诚恳地问她。

她瘦削的脸上露出腼腆的笑。我想人格就是要凭良心做事,不偷懒,把事情做好。

你讲得真好!我要给你点赞。她开心地张嘴笑了,皱纹满脸。

算熟悉了。知道她是从重庆农村出来的。以后,每次见到总会聊上几句。

老公在建筑工地。每月发工资时,一手拎着酒瓶,一手上交给她五六千元。租房花一千多,每月给父亲寄去500元。三个姐妹都500元。有时,干活哼着曲,同事说,你咋天天这么高兴?她笑着应道,我就觉得现在挺幸福的。

儿子大学毕业,在成都工作,要她回去带孩子。她说不行,要干活赚钱,把父亲养好送终。因为哥哥与弟弟都已去世了。就是亏欠了儿媳妇,孙子4岁了,每年春节回家看到一次,给他一点钱。想他也得忍着,把照片拿出来看看。

有一次,她走近我说:有个事你帮我点评,是对还是错?脸上显得疑惑。

原来她母亲年轻时,家里自己种的大米,除了给公公、老公、小儿子吃,其他人都不能吃,只能餐餐吃杂粮,留出的大米送去给亲戚中的长辈吃。

她说:此事至今没让90岁高龄的父亲知道。他会骂死母亲,母亲50多岁就走了。

她问了儿媳妇,母亲这样做,是对还是错?内心的纠结,恐怕有几十年了。

不过,她又说,母亲在夜半,我们都熟睡时,一个人悄悄在灶间,给我们做地瓜小点心,把地瓜切成小长条,拌糖,烤熟。第二天,偷偷给我们吃,不让父亲知道。

我说:你有一个了不起的母亲,对你们几个孩子是亏欠了,对亲戚中的老人却是一种孝敬。她给你们做地瓜干吃,是在弥补心里的亏欠啊。她的眼睛湿润了。

“伟大”两个字,似乎就在嘴边,想送给她的母亲,但我忍住没说。这个词,在她面前说有点虚了。说出的是:你的人格,是由你的母亲传授给你的。

她说:可是,母亲走得过早。回老家,还不能对父亲说,他脾气不好,也老了,不能让他生气。反正也都过去了。

“人格”两字,作为一个术语,被学者作了繁复的阐述。从田间地头走来的农家大妈,却用朴素的语言告诉我,什么是人格,并且以自己的行为支撑着这看似简单的两个字。

此后,见到这位保洁阿姨,我都微笑着问候她。

牛的碑

钱国丹

寒冬腊月没了青草。没养过牛的人很难想象冬天的牛靠吃什么为生。稻草!晒干了的一碰就沙沙作响的稻草!这东西又糙又扎嘴,且无营养可言。可当我们把一束束稻草扔进牛栏时,牛的表情喜无喜,它淡然地嚼起稻草,磨动着嘴巴咀嚼起来。

我们家乡的牛一辈子没碰过粮食,连秕糠都没尝过。有天,我听到一位外省朋友说起他们那边春耕时,农民会给牛喂一些黄豆。我竟艳羡地惊叫起来:你们的牛真幸福啊!

耕牛总是逆来顺受。它们任劳任怨,鞠躬尽瘁。没有“死而后已”,我亲眼见弟弟放的那头黄牛渐渐老弱,人们就商量着把它送到屠宰场,剥皮吃肉。这让我的心发痛。不是我矫情,也不是君子远庖厨,我更没有资格责怪屠夫的残忍和食肉者的饕餮——那年月,村民们一年到头也极少吃到荤腥,他们需要肉类解馋,需要增补营养和元气。我只是觉得,猪羊鸡鸭兔们一辈子不干活,被人吃肉活该,而劳苦一生的耕牛,不能让它退休享几天清福,不能死得体的面些吗?

我无力救赎那头年迈的黄牛,它终于被强拉到屠宰场,然后变成大块大块的鲜肉,被几

个农民挑了回村来。第二天,家家户户的后门都丢出几块牛骨头。我心神不定地对弟弟说,我们去把牛骨头捡来,弄到山上埋了好吗?

弟弟对我的提议嗤之以鼻:你读书读傻了啊?牛骨头烧成灰,是最好的磷肥!

我的牛家梦从此打了结,高高挂起。去年早春的一天,我们单位在仙居乡下搞了个集体活动。那是个真正的农村,偏僻、幽静,还充满着原始味道。午饭后,来了位潘姓白发老农,说要带我们去山上走走,让我们见识一个稀罕的风景。

我们跟着他出了村,沿着枯草衰杨的山道转了一会儿,一个非常壮观、圆实的土丘入目而来。坟前立一石碑,看得出岁月的风霜,碑上阳文雕刻着“牛冢”两字,被人用红漆涂得鲜亮无比。碑前有一香炉,厚厚的香灰里又插着许多燃过的香梗。

我们惊诧不已。

这位潘姓农民给我们讲了这么个故事:潘家世世代代居住在这山下的景星村。他们的七世祖,除了农耕还兼做采石生意。那天,潘家12岁男娃上山放牛,没多会儿,却被自家的黄牛用角挑着回家来了。

孩子满身是血。孩子的母亲吓坏了,她赶紧抱下儿子,任她怎么叫唤,儿子人事不知。她一抬头,看到牛角、牛脸、牛脖子上也是血迹斑斑,就跑到采石场对老公哭喊:“我们的儿子死了,被自家的黄牛给挑死了哇!”孩子的父亲回了家,看到儿子这副模样,急坏了也恨极了,他抡起自己的开山大铁锤,向牛头砸去。一下、两下……牛头破裂,脑浆随着鲜血迸出。黄牛倒了下去……

后来男孩被救治过来了,说起这天的经过。原来他像平日一样放牛在山,密林中冷不防地蹿出一头斑斓老虎,叼起他就跑。平常里貌似窝囊的黄牛救主心切,奋不顾身地追了上去,用犄角和猛虎英勇战斗。几个回合下来,老虎不敌,丢下男孩落荒而逃……黄牛要将孩子弄回家,可它没长手,只能把犄角伸进男孩的衣服,挑着男孩回到家里……

主人后悔不已,念及黄牛的救子大恩,到头来却冤死在他的铁锤之下。一千个懊悔一万个痛心也没用了,于是就筑了这个大坟,用殡葬家人的方式,将黄牛厚葬了,并立了石碑。子子孙孙每年清明都要到这里给它扫墓祭奠。我们对着这块牛的碑,双手合十。

艺境



任志忠《窗外阳光灿烂》油画

泾口望到白塔

陈际梁

在乡下,很早就流传着这么一句话——泾口望到白塔。或父母在数落儿子,或妻子在责骂丈夫,就是亲戚间因为一些事没有帮上忙或没帮好……说到最后总要添上这么一句。

随着年龄的增长,我也懂得了这话的含义——白塔——白搭!就是毫无希望的意思,比如,父母数落儿子:“你这个‘不出山’,真不争气!这样下去,想靠你养老,看来是‘泾口望到白塔’。”

“泾口”“白塔”是两个地名,也是两个村名,两地相距不过三里,一条运河浩荡流过,绵绵细道缓缓延来,把两地紧紧连在一起,你看得到我,我望得见你,所以就有了“泾口望到白塔”之说。

泾口有一座桥,颇有点名,叫“泾口大桥”。此桥建于清朝乾隆前,后又在清朝宣统三年重修,是绍兴的古名桥之一,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泾口大桥横跨运河,桥身东西两侧分饰狮头长系石,间壁阴刻桥联:东面为“利济东南通铁道,长流文字壮陶山”;西面为“夹泾长虹横白塔,一帆沙度红楼”。而“白塔”后面其实应该再加上一个“洋”字——白塔洋,“泾口大桥白塔洋”,两者似乎是连在一起的。

白塔洋是我们绍兴的四大名湖之一,说具体一点,“泾口望到白塔”,指的就是在泾口大桥上望白塔洋。

不知多少年前,也不知哪位文人墨客,怀着人生失意、仕途无望的糟糕心情,或许也正是朝廷腐败、国将不国之际,“万方多难此登临”……在这泾口大桥上极目远望,除了白塔洋洋茫茫一片,什么也没有。因此,禁不住仰天长叹:“泾口望到白塔,此生休矣!”后人却把这话流传了下来。

其实,白塔洋江面宽阔,河水清冽,不但鱼肥虾壮,还是那“甘甜醇厚、香飘万

里”的绍兴黄酒的水源地之一。让白塔洋名扬十里八乡的,还因为这里曾经出过一位叫“兴善”的将军,人称“黄鳍将军”。传说古时白塔村有一个叫“兴善”的养鸭少年,因为吃了一条从白塔洋里捞起来的大黄鳍而变得力大无穷,有“万夫不当之勇”,可怕的是他还能在水上行走如飞,又能凭着口中含上空芯芦苇而在水底潜上七天七夜。小时候常听父辈们讲起这个“黄鳍将军”的传奇故事,说他本领如何了得,说他如何劫富济贫,特别是讲他大灾之年为了乡民不至于饿死,冒险抢劫途经白塔洋的腐败官府运粮船,把抢来的粮食分给灾民……故事听到这里,爱刨根究底的我总要问上一句:“那他为什么不去朝廷做事?将军的名号又是谁的?”一问又扯出另一个故事。

据说古时候,东关长塘的罗村本来要出一位皇帝,后人叫他“罗义王”。那是一个罗姓人家的孩子,父亲早亡,与母亲相依为命。这小孩极其聪慧,又有点与众不同,连庙里的泥菩萨对他都有点毕恭毕敬,这让他母亲忘乎所以,经常爱在灶间做饭、烧菜时把一桩桩因为家里遭人欺负、受人白眼的事讲给灶下烧火的儿子听;目的当然是要儿子时刻牢记,奋发图强,有朝一日“出山”了扬眉吐气。因为有时是边切菜边唠叨,“一桩、一桩”……却被灶王爷听成了“一刀、一刀”。

灶王爷耳朵有点背,又不肯问个清楚,在腊月廿三夜到天庭述职时,上奏玉帝说不得了啊!这罗家小孩还未成为“皇帝”,就想“一刀一刀”杀人了。玉帝也不会派人来调查核实,马上收回成命,把这本要让他做人间皇帝的罗家小孩收回上天。

而这“黄鳍将军”是要给“罗义王”做将军、打江山的……皇帝没有“出山”,这将军当然也报国无门了,所以只能在白塔洋里

“替天行道”,这叫“一朝天子一朝臣”……说得真是有鼻子有眼。

为了纪念这位“黄鳍将军”,白塔村里至今还有后人给他造的一座庙——“将军庙”,每年的农历夏至这天,村民们还会用往白塔洋中抛秧秧、掷年糕、粽子等方式来纪念他。

真佩服我们的父辈、祖辈、祖祖辈辈,把这听起来天方夜谭的事编排得如此神乎其神、生动有趣,代代相传……尽管各说各的在细节上有所不同,有时还会因此争得面红耳赤,但最终都是不容置疑,让你听完还会叹上一声“可惜”。

母亲在世时就时常告诫:拿朴刀切菜时千万别家家长里短地数落别人,否则灶王爷会误听你想杀人的……做人要常念人家给你的好,少说别人对你的恶……要多感恩、少怀仇……母亲是一个“文盲”,真的连大字都不识一撇,但她留下的话却颇有哲理,还很受用。

至于现在的泾口大桥,已经有了新老之分,老大桥旁边又造了一座新的,颇像一对亲兄弟。老哥哥在东边,新弟弟在西面;手伸长一点,还能握在一起。桥下的运河静静地像一条玉带漂着,旁边的纤道上早已绝了倾着身、躬着背的纤夫身影,代之而来的,就是旁边104国道上的滚滚车流。

放眼远眺,满目锦绣;江山多娇,美不胜收!“泾口望到白塔”——这句先人留下的古话早就有了颠覆性的释义:泾口真俊、白塔更美……



孤山之孤

柴祥群

冬日的西湖,极目望去,那一片连一片的水泊,依偎着周遭一带的寒丘,山幽水明,山瘦水丰。我独行其中,看到了洗尽铅华、归于平淡的静美,倒是更加痴迷这方实在在的真山真水。

西湖的美是多方机缘巧合合成的一幅名画。如果没有星月雪雨的扮饰,没有层林尽染的点缀,没有寒鸦斜阳的伤怀,没有林杉风哨的凄清,冬日的西湖就是一个不施粉黛的村姑,自然、朴素又历尽沧桑。

各种天籁人巧的雕砌,构成了西湖的多姿多彩、曼妙绚丽的今世今生。而各种飘渺无稽的传说,活色生香的钩沉素描,为她的过去积淀了更多不厌其详的堆叠与充实,为她无限延展的将来预留了绵绵有序的伏笔。

说起冬日的西湖,必定绕不过孤山。“孤山不孤,断桥不断”一直是漫游西湖的观光客挂在口头的俚语。我对孤山情有独钟,首先是对生于斯、老于斯、梅妻鹤子的林和靖的景仰。这是一方灵逸圣洁的小山,虽不高,而大名昭然。她的名气就在于沉淀下来的隐逸文化。林和靖宋史有传,后人对他的评价颇高。

梅尧臣在为和靖先生的诗作序时就评价说,其人“嶙峋有声,若高峰瀑泉,望之可爱,即之愈清,挹之甘洁而不厌也”。此君终生不仕,鹤随形只,游弋于梅影荷风之浴、天籁水光之沐,才品盛高而矜持自贵,心如止泊,微澜不漾。处清风朗月之境,独得天地清气、日月光华。

中国的史书上从不缺少对隐逸文化的勾描。许由、严光、陶潜等高士,从帝王到民间,都给予了崇高的歌德与褒扬。这其实是当时的统治者用来例证贤举与容贤胸襟的符号,也是对热衷于仕宦风气的俗史的暗示和导引。

所以,出世的隐逸文化一直与入世的功利追逐结伴而行,在历史中的作用相颉颃,成为朝野共许的两条赛道,两个相互参照的坐标。所谓大隐、中隐和小隐的分类,或许是一些人寻求“终南捷径”的另一条玄道。

陶潜裸辞归隐,酒常赊,瓮常空,他时时为穷困而咏叹,初志之高远因生活的磨难而飘渺无踪了。所以,自渊明以后,真正的隐士就成了尘封的传说,“林下不曾见二人”了。有人故弄玄虚地写一个“见二”的牌匾,只是一种自我标榜的装饰。

一些人所谓的“隐”,其实是一种无可奈何的“隐忍”,一种权宜之计的“蛰伏”,而不是一刀两断地“裸奔”。他们虽然怀着无法排解的怅惘,但依然咬紧牙关,与亦敌亦友的同僚相濡以沫,而不是逍遥地相忘于江湖。他们徒有江湖之思,也只能说说写写而已,不敢付诸于行。

于是,出现了一种口是心非的“史隐”怪象。人在朝堂而口向林泉,心下却一直在蝇营狗苟。历史上归隐诗写得最好的人,恰恰是那些在朝中权势炙手可热的人物。他们对权力富贵的渴望,让“林泉高致”成为他“人格清丽”的光环与佩饰。

在我眼中,孤山才是真正孤独的丘垤。她孤在侧身热闹的湖畔山陬,依然保持了孤高守正、孤洁守节、孤苦守德的行操,与红尘帛裂的决绝。不是哪一方山水都可以植梅鹤栖,以林和靖先生为代表的隐逸文化,正是孤山的标识。

先生高耸的人格,清越的思想,率真无尘的操守,对红尘的拒止与谅解,既充满了浓厚的玄思,又有着人间真趣的矛盾与和谐。这是一种真正随性随缘的生命哲学。他从不以道德的高标去絮絮说教,也不以世人的流俗而鄙薄他们。

孤山,在依然的繁华与孤独中伫立。

后座的女生

王国梁

那年我考上了县城的重点高中,需要每周一骑自行车去学校,放假时再骑自行车回家。那时很少有人能考上重点高中,父亲为此给我买了一辆新的飞鸽自行车。

开学前夕,我家的一个亲戚来了。说是亲戚,其实并没有血缘关系,就是那种七拐八拐扯上联系的人。他是邻村的,领着他的女儿。那个女生也考上了重点高中,可那附没有班车,他的意思是,让女生“搭乘”我的自行车上学。我母亲是个热心人,一口答应了,还指着女生对我说:“按辈分,你该叫她小姨呢!”我当然不会叫她小姨,但也同意了每周一载她上学。毕竟上了高中,好几周才放一次假,这样的机会没几次。

那个时代男女生之间总会保持一定距离,大家秉承着古老封建的“男女授受不亲”传统,彼此不怎么说话。那个女生性格沉闷,一路上都一声不吭。她总是在离学校门口很远的地方跳下我的自行车,以防被人看见。我们俩没有在一个班,她在我的隔壁班。

这个女生沉默寡言,长相平平,学习成绩总在班里倒数。这样的女生,有时会被人欺负。可能因为上了高中不顺,她更沉默了。可有一次她坐在我的后座上,突然对我说:“我初中时学习很好的,不知为啥到了高中就不行了,可能脑子不够用了。”我安慰她说:“没事,我学习也一般。重点高中尖子生云集,我们混然众人也很正常。”

高一上学期快结束的时候,女生的父亲又来到我家。他说女生班里有“女霸王”总欺负她,天天让她打水扫地,让我去给她撑撑腰。我那时虽成绩一般,但人缘好,是班里的班长,比较有威信。我的个性喜欢打抱不平,所以就答应了。课间我找机会去女生班里,跟人说说我们是亲戚。我看到四个女生愣愣地看着我,好像觉得不可思议。

再后来,没人敢欺负她了。可不久后,谣言出来了,说我跟她从小定了娃娃亲,要不然怎么会每周都用自行车载她来学校。我非常气愤,却无法澄清谣言。有一次课间,我们几个男生在教室前面的老槐树下玩。有个爱恶搞的男生,拍一下我的肩膀说:“你小子厉害,对象都有了,娃娃亲可不赖!”我一时很恼怒,无中生有的事让我气愤。另外还有一点,那个女生无论性格还是相貌我都不喜欢,于是狠狠捶了“恶搞男生”一下说:“别胡说八道!我找对象也不找那样的。我要找也得找咱们班李晓艺那样的……”那时男生们私下也议论女生,有时难免吹牛说大话。李晓艺是我们班的“白富美”,人人心中的女神。

我还要说什么,可看到对面男生的表情有点异样,第六感提醒我回头看。我一回头可不要紧,只见“自行车后座女生”就在我身后,她满脸通红。看到她羞愤的表情,我惭愧得很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

不过后来,我们都假装什么都没发生一样,照旧上学、回家。只是一个月之后,她退学了。她父亲说,她学习很吃力,觉得跟不上,不想上了。

如今几十年过去了,听说她嫁到了外地,生活得还不错。有一次我在一个亲戚的婚礼上见到了她,我一眼认出了她。她认出我的那一刻,满脸通红。

我没敢跟她说话,灰溜溜地躲开了,为我当年那句话说出去却收不回来的话。